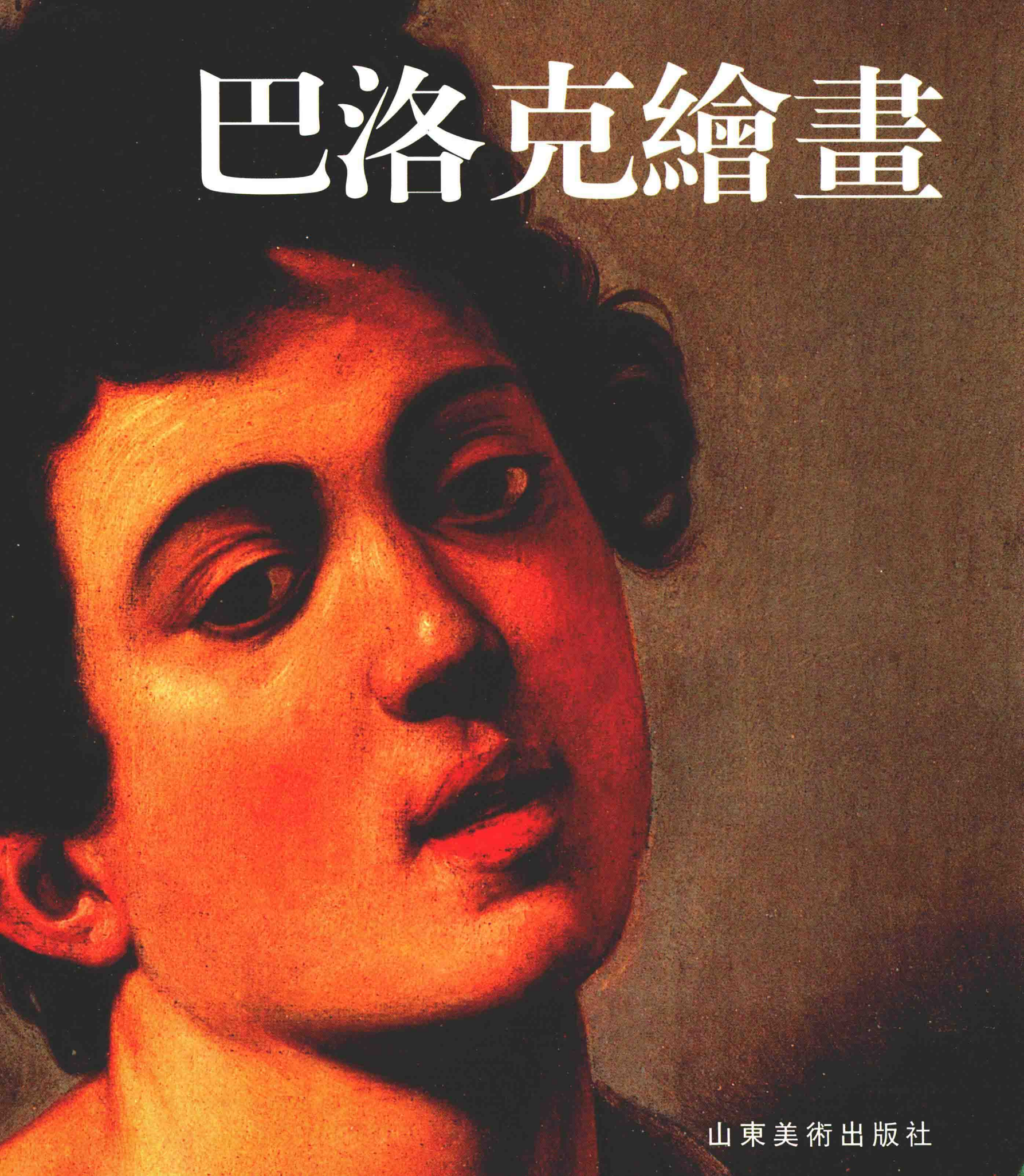


巴洛克繪畫



山東美術出版社

巴洛克繪畫



巴洛克繪畫

山東美術出版社

編 著 斯特凡諾·祖菲
弗蘭切斯卡·卡斯特裏亞
主 編 全山石
翻 譯 王 軍、徐秀雲（17世紀西班牙繪畫藝術；17世紀意大利繪畫藝術；17世紀佛蘭芒繪畫藝術；德國、奧地利巴洛克
繪畫藝術；18世紀意大利繪畫藝術；18世紀英國繪畫藝術）
曹金剛（17世紀荷蘭繪畫藝術；17世紀法國繪畫藝術；18世紀法國繪畫藝術）
藝術顧問 朱 銘
責任編輯 吉 緹

出版發行：山東美術出版社
地 址：濟南市經九路勝利大街39號
電 話：(0531)2900344
傳 真：(0531)2902055
印刷裝訂：意大利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VERONA
開 本：889 × 1194 10開
印 張：40印張 4插頁
版 次：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數：1-3000
書 號：ISBN 7-5330-1335-2/J·1334
定 價： 元

本書由意大利 Electa 出版社獨家授權山東美術出版社在中國出版發行中文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此卷畫冊介紹了17世紀和18世紀西方繪畫藝術的情況，這是一個文化內含豐富而複雜的時代，從文化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用“巴洛克”一詞概括這一時代。此外，“巴洛克”一詞應該具有更加廣泛的含義，它是用來確定一個時代的，而不是指某一些藝術家或流派的風格。當然，更不能像一般人那樣，按照詞意把它理解為是一種過分、誇張、奇怪的“東西”，因而認為它是一個貶義詞。相反，對許多國家來講，巴洛克時代，是一個輝煌的時代，是文化和經濟的“黃金世紀”。也恰恰是在17、18世紀，西方的民族國家形成了，並得到了鞏固，為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政治地理布局打下了基礎。在這兩個世紀中，有許多極其重要科學發現，也產生了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人們開始要求以系統的方式認識我們周圍的一切。天文望遠鏡和顯微鏡幾乎同時誕生，這表明，人們要將自己的目光投向肉眼看不見的地方，用新發明的工具去探索人的感覺器官無法感知，而人的大腦却要努力征服的那個世界。繪畫是一種“視覺藝術”，它的發展和科學進步是一致的，因此，此時的繪畫藝術超越了文藝復興時期所確立的追求和諧的準則。長期以來，人文主義者和藝術家們通過恢復古典文化，探索和試圖制定美與高雅的準則，然而，巴洛克藝術却勇敢地衝破了這些框框。巴洛克作為表現極端感情的藝術，經常在舞臺藝術中獲得啓示，它尋求無法預料的令人驚異的藝術效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希望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和莎士比亞的悲劇一樣，在巴洛克繪畫作品中，服飾奢華、麻木不仁的歷史人物變成了展現人的感情、人的恐懼和人的悲哀的現代的、不安的形象。

十七世紀西班牙繪畫藝術



阿拉喀涅的寓言（局部）

委拉斯開茲

作于 1653 年

油畫，220 × 289 cm

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收藏





聖卡西爾達
蘇巴朗
作于1640年

油畫，184 × 90cm
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收藏

在世界藝術史和文學史中，17世紀是西班牙的黃金世紀，它對西班牙是一個輝煌的閃射着文化榮耀的時代，它使伊比利亞民族成爲理解這個有爭議又具有魅力的時代的不可缺少的參照點，這個時代令人焦慮不安，同時又充滿了光明和對未來的憧憬。

與其他地區相比，西班牙的17世紀更是一個矛盾重重的世紀，當時存在着許多表面上看起來無法調和的現象，然而，這些現象恰恰是畫家和詩人們不同尋常的創作源泉。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歷史，就會明顯地看到馬德里皇帝一統天下的力量已經衰落。爲了理解急速變化的政治形勢，我們需要追溯到1548年。這一年，查理五世大帝打敗了日耳曼新教派的親王們，取得了血腥的宗教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還是這一年，從海外開始涌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的財富，如中南美洲的貴重金屬（著名的秘魯黃金等）；因此，查理五世選擇書寫着“逾越再逾越”字樣的“逾越赫丘利柱”的圖案作爲族徽是有重要含意的。幾十年間，畫壇上出現了大量展示查理五世形象、反應他的情趣的藝術杰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被稱爲“首席畫師”的著名畫家提香的作

品。查理五世在這塊“日不落”的國土上做了30余年的皇帝，帝國繁重的政務使他精力枯竭，1556年，他決定退位，並將帝國一分爲二：奧地利分給了侄子斐迪南一世，西班牙（包括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米蘭以及全部美洲領地）分給了兒子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從此，帝國的權力逐步喪失，官僚風氣開始瀰漫，政令廢弛，國家千瘡百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美洲國家的獨立戰爭時期。16世紀下半葉，西班牙開始衰敗，然而，伴隨這一衰敗的却是轟轟烈烈的建築高潮。從格萊柯到委拉斯開茲的西班牙著名藝術家和17世紀的文學家們（塞萬提斯、貢戈拉、蒂爾索·德·莫利納、克維多等）成功地把這一時期的興衰展示在了觀衆和讀者的眼前。那座陰森而巨大的集聖堂、宮殿、博物館、墓地于一身的埃斯科裏亞爾宮，在腓力二世的督促下不斷地增高（它是了解西班牙建築、雕塑和繪畫風格的極其重要的博物館），恰恰就在同一時期，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妄圖依靠他的“無敵艦

隊”占領大不列顛王國；然而，1588年，這支緩慢的、華而不實的艦隊却被英國的木舟擊潰，腓力二世的重軍行動也隨之徹底失敗。如果我們將這兩大事件放在一起看，便能够更深刻地認識腓力二世時代。

從斐迪南二世（人稱“天主教國王”）征服格拉納達的摩爾人以來，傲慢的西班牙首次在軍事上受到重創。雖然它也曾取得過勒班陀戰役的勝利，並為此精神振奮，但是，它却無法撲滅北方低地國家（現在的荷蘭）的民族獨立鬥爭，這一鬥爭給予了它至命的打擊。

16世紀來，西班牙興起了對天主教的狂熱，開始追求神秘主義，並產生了聖依納爵士和聖特雷薩等重要的宗教人物；它的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隨之，藝術潮流也開始變化。在繪畫領域中，這一變化主要得益于一位怪僻的天才大師的非凡創造力，他就是人稱“格列柯”的多梅尼科·塞奧托科普羅斯。格列柯生于克裏特島（當時是威尼斯屬地），在威尼斯和羅馬結識了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藝術大師（提香、米開朗琪羅、丁托列托等），受其影響，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36歲移居西班牙托萊多時，已經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成熟藝術家。然而，他在意大利的作品僅僅預兆了他充滿激情的風格，移居西班牙后，這種熾熱的強烈感情才被真正展示在畫面上。他的神秘主義的天性與逐步形成的文化背景非常吻合。在以卡斯蒂利亞景色為背景的畫面上，格列柯展示的是一種濃厚的“至愛”，經過藝術加工后反射出來的是更加熱烈、更加充滿磨難的愛。格列柯本想進入埃斯科裏亞爾宮的藝術工地作畫，成為一名宮廷畫師，為腓力二世服務，但是，皇帝對他的反應非常冷淡，因此，格列柯主要是為托萊多的教堂進行創作。他畫了許多絕妙的巨幅作品，畫中意大利大師們的影響越來越小，逐步讓位于一種令人驚奇的、充滿幻覺的藝術風格。

格列柯將16世紀暗淡無光的西班牙繪畫帶入了一個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新時代。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格列柯的獨特藝術風格內在平衡極其脆弱，儘管他的想象尚未跌入荒謬和牽強之中，却已被發揮到了極點；他雖然使繪畫放射出光芒，身后却没有追隨者。西班牙“黃金世紀”偉大繪畫藝術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委



拉斯開茲，他聰穎絕倫，是17世紀世界上最杰出的藝術家之一。與格列柯不同，這位來自塞維利亞的藝術大師，少年得志，其藝術天才很快就得到了正式承認。數十年來，他一直是宮廷畫師，與腓力四世之間不僅是畫師與顧主的關係，而且是好友，就像約一個世紀前查理五世與提香的交往一樣。提香濃厚的色彩和筆觸又出現在委拉斯開茲的作品之中，尤其是在國王、王室成員、宮廷侍臣和其他與王室有密切關係的人物肖像畫中，提香的影響更加明顯。除提香外，還有一種藝術風格對委拉斯開茲的影響很大，即卡拉瓦喬的繪畫風格。委拉斯開茲曾兩次在意大利長期居住，對卡拉瓦喬進行過認真的研究。17世紀的整個歐洲繪畫都受到卡拉瓦喬對“側光和陰景”畫法的影響。然而，委拉斯開茲沒有只停留在對明暗效果的追求上，他抓住了這位倫巴第畫家創新畫法的更深層的實質。幾乎沒有任何

帕拉維其諾的奧斯滕修·費利克斯修士
格列柯
作于1609年
油畫，113 × 86cm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收藏



教皇英諾森十世

委拉斯開茲

作于 1650 年

油畫, 140 × 120cm

羅馬多裏亞·潘菲利美術

館收藏

墨丘利和阿耳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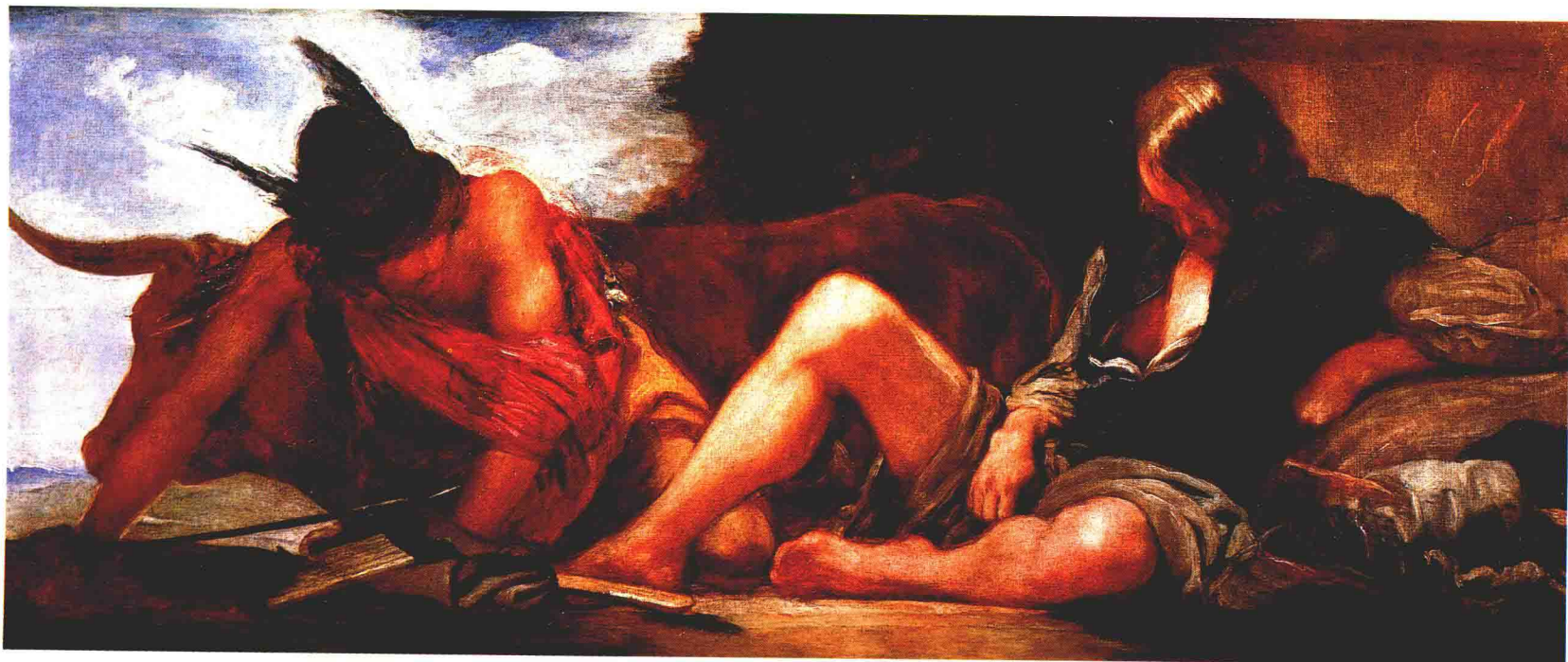
委拉斯開茲

作于 1659 年

油畫, 127 × 248cm

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收藏

其他藝術家像他那樣，敏銳地捕捉住卡拉瓦喬畫中憂傷的抒情詩意，理解這個到處是塵埃、破爛不堪、貧窮、苟延殘喘却又充滿人道和真理的世界，體會日復一日的辛苦和短暫的快樂。委拉斯開茲筆下繪出了不少服飾極其奢華的宮廷人物，同時他也善于畫衣衫襤褸的窮人；他把那個時代的兩個極端同時平衡地展示在觀眾面前，不作任何誇張，也看不出民衆主義的迹象。西班牙“黃金組織”的所有畫家的創作實踐，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委拉斯開茲有一定的關係，尤其是他的同鄉。事實上，最主要的藝術大師幾乎都是出自塞維利亞畫派，如：蘇巴朗、牟利羅、瓦爾德斯、萊亞爾等。因此，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這座具有建築和文化傳統的大城市也應被視為 17 世紀伊比利亞藝術的主要中心，它的文化生活豐富多采，其中，教會組織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他們是當地藝術品的主要定購者。塞維利亞畫家的風格和藝術構思多種多樣，相差甚遠，這足以表明當地的藝術氣氛非常活躍。蘇巴朗的作品高雅、靜止，形象如同雕塑，具有磁石般的玄奧的吸引力；牟利羅的微笑、團結互助的精神、受拯救的兒童閃



聖貝爾托洛梅奧殉教

裏貝拉

作于1630年

油畫，234 × 234cm

光的眼睛；而瓦爾德斯·萊亞爾則以粗獷感人的筆觸，展示了苦行主義宗教狂熱痛苦的、有時甚至是可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

卡諾也是塞維利亞畫派培養出來的畫家，他生于格拉納達，後來移居馬德裏，成為委拉斯開茲最得力的助手和追隨者；曾為奧利瓦雷斯公爵作畫。

裏貝拉是一位國際上頗有名望的畫家，他的情況與眾不同，雖然他在那不勒斯（這裏需要提醒一下：那不勒斯是當時最重要的西班牙殖民地之一，也是17世紀歐洲人種最多的城市）度過了一生，已屬於那不勒斯藝術界的重要成員，但始終與祖國西班牙有緊密的聯繫。

在17世紀西班牙繪畫中，尤其是在教會和私人收藏家大量定購的宗教題材油畫的創作中，畫家們都普遍以卡拉瓦喬的風格作為明確的參照物；裏貝拉却繼承和發展了卡拉瓦喬的風格，採用了更加人性化的樸實的現實主義藝術語言。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靜物畫，雖然作品不多，却有特殊的意義。蘇巴朗和桑切斯·科坦的作品干巴巴地寧靜無聲，嚴格地體現了靜物畫的特點。與同時代的其他展示喧鬧狂歡場面的作品截然不同，西班牙的靜物畫反映的是人們的孤獨和沉思，它是一種高度概括、具有魅力的藝術形式。幾件微不足道的東西、幾棵掛在黑暗背景前面的蔬菜成為窺探一切的窗口，它與西班牙巴洛克時期其他復雜的、光彩奪目的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在西班牙各種不同的藝術杰作中，我們見到的是這樣一個極其迷人的主題，即“擺脫迷惑”，這是主導17世紀西班牙文化的一種情感，也是更深刻、更直接理解這一文化的關鍵。充滿榮耀的美夢和艱辛的現實、洲際帝國臣民的驕傲和悲慘的日常生活，使巴洛克時代的西班牙人失掉了平衡，他們生活在強烈的矛盾之中，或者像塞萬提斯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那樣，被卷入一幕悲喜劇之中，或者躲藏在神秘主義的后面或睡夢的深處。17世紀西班牙繪畫藝術展示了一個夢與人生、幻想與現實共存的感人畫面，這部既英雄又絕望的史詩的中心思想是“人生如夢”。





格列柯

(原名多梅尼科·塞奧托科普羅斯，人稱“希臘人”；1541年生于希臘克里特島，1614年卒于西班牙托萊多)

格列柯少年時可能師事克里特聖像畫家達馬斯金諾斯，學習繪畫，早在1560年就已經被認為是當地的“繪畫大師”。不久後，格列柯移居威尼斯（當時克里特島屬於威尼斯），結識了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許多大藝術家，尤其是提香、丁托列托和巴薩諾對他的風格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格列柯用色絢麗、奢華，青年時代的作品表現出他對丁托列托所刻意追求的透視效果進行過認真的鑽

研。威尼斯畫派的風格影響着他的全部創作實踐，像狂熱的宗教一樣深深地吸引着他。1572年，年輕的格列柯來到羅馬，認真研究米開朗琪羅的作品，並進入路加藝術學院。1577年，格列柯又移居托萊多，從此人們忘記了他的原名，稱他為格列柯（意為希臘人），他離家鄉越來越遠，但這一稱呼使他永遠牢記自己的祖國。1576年的可怖的瘟疫可能是使格列柯最終離開意大利的原因。然而，在威尼斯與提香等人接觸時他就產生了移居西班牙的想法，因為，他聽說腓力二世非常歡迎在意大利受過訓練、具有意大利風格的藝術家。但是，腓力二世皇帝並不喜歡格列

柯的作品。他的複雜的模仿主義的作品《聖莫裏斯殉難》（作于1583年，現收藏在埃爾埃斯科里亞博物館）沒有取得成功。然而，格列柯却直接參與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教藝術大發展的過程。他創作了大量的祭臺裝飾屏、中幅宗教信仰畫和人物肖像畫，使西班牙繪畫藝術發生了急劇變化，從而成為文藝復興向巴洛克轉變的關鍵人物。他在西班牙創作的首批作品（如模仿米開朗琪羅風格的《三位一體》），作于1579年，現收藏在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仍然受16世紀意大利文化的影響，展示的是立體的、從解剖學觀點看極其準確的人體形象；後來，他的畫逐步染上一種充

滿想象和幻覺的色調，人物形象被拉長，超出真實感覺的範圍，色彩發出磷光，構圖令人目眩。格列柯為托萊多的教堂創作了幾幅世界著名的重要代表作，如：聖托梅小教堂的巨大而壯觀的《奧爾加伯爵的葬禮》、主教堂祭衣室的《被剝去衣服的基督》等。16世紀的最後幾年，尤其是進入17世紀後，格列柯的風格進一步向着給人以全面啓示的魔幻主義發展。格列柯的晚期作品中，除了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館的巨幅油畫（如《基督復活》）和畫家臨終之年所作的《三王朝聖》等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收藏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拉奧孔》，它與其他作品不同，是畫家極其豐富的

基督將商人逐出聖殿

格列柯

作于 1600 年

油畫，106.3 × 129.7 cm

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藏

**法蘭西國王聖路易和少年侍從**

格列柯

作于 1585 年

油畫，117 × 95 cm

巴黎盧浮宮博物館收藏

人物的立體感、對細節的描繪(如：極富想象力的甲冑)、

三位一體

格列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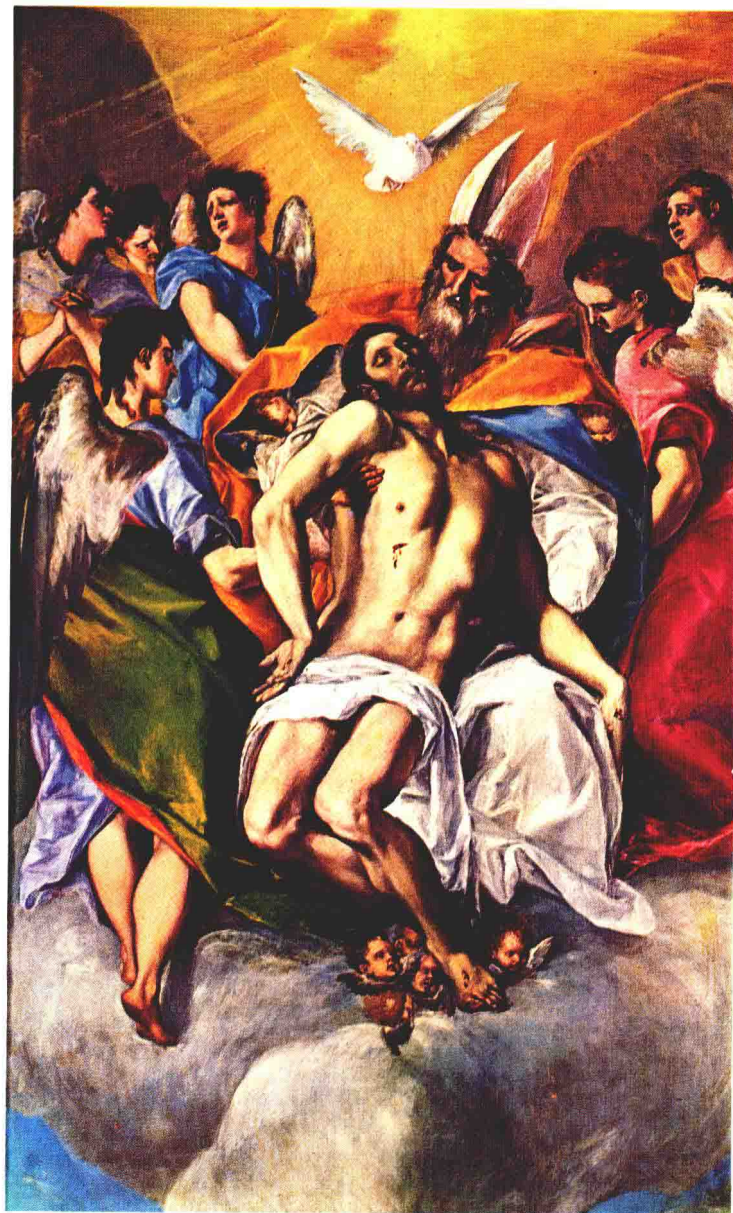
作于 1577 年

油畫，300 × 179 cm

馬德裏普拉多博物館收藏

作者移居西班牙不久，仍然保持着意大利繪畫的風格，作品莊嚴、宏偉，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和

想象力，同時反映出作者對解剖學有很深的研究。基督鬆弛下垂的身體與米開朗琪羅晚期作品中的表現手法相似，《最后的審判》和《龍達尼尼聖母悲切》顯然，作者在羅馬生活期間，曾認真研究過米開朗琪羅的繪畫藝術。

**重見光明**

格列柯

作于 1570 - 1577 年

油畫，119.4 × 146.1 cm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此畫曾多次被復制，是格列柯最重要的早期作品之一。當時作者移居意大利，在威尼斯學習繪畫，被人稱為提香的“得意門生”。然而，在創作中，作者沒有遵從提香的教導，却模仿了丁托列托的風格：明亮的光綫、修長的人物、強行扭轉的身體、斜角式的透視效果等等。



作品之中的唯一以希臘神話和文學為題材的作品。格萊柯是一位對西班牙繪畫藝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結束了令人厭煩的、對前人的模仿，開創了一個勇敢創新的時代。儘管設在托萊多的格萊柯畫室的設備非常齊全，格萊柯的助手和臨模的學生也非常多，但他的風格却沒有人繼承；因此，他代表了巴洛克早期歐洲藝術中一個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獨立體系。

被剥去衣服的基督

格列柯

作于 1577 - 1579 年
油畫, 285 × 173 cm
托萊多主教堂的祭衣室
收藏

從這幅杰作開始, 格列柯進入了托萊多創作時期。該作品不僅是畫家創作生涯的轉折點, 而且是幾個世紀以來, 從戈雅到畢加索西班牙畫家們學習

的典範。扭曲的面部表情、復雜且令人窒息的畫面、鮮艷的色彩, 組成了一個整體結構, 其中, 純樸的現實主義人物與夢幻般的表情交融在一起。



牧民朝聖

格列柯

作于 1603 - 1607 年
油畫, 320 × 180 cm
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收藏

如果將畫家藝術風格剛剛成熟時期的兩幅作品《被剥去衣服的基督》、

《奧爾加伯爵的葬禮》與這幅晚期作品相對比, 就能够明顯地看到他的風格變化: 起初, 他的畫形體完整、具體; 后來, 他的畫抽象, 幾乎無形象, 完全依靠一種閃爍的光; 人物修長, 怪模怪樣, 給人一種魔幻的感覺。

